

### 身遠心更近

家提高警惕，保持社交距離。市長聞訊也趕來了，面對此情此景，也只能耐心進行宣傳教育，呼籲保持社交距離不放鬆。雖然沒多少人立即起身回家，但大家領情，隔天已再沒出現這種情況。畢竟健康第一，不能為貪圖一時之快，害己累人。

緊接着，政府出招，在公園空曠草地上劃上很多大圓圈，每個直徑八呎，兩個圓圈相距十呎，並告誡市民在此地休息，只能坐在圓圈中，且不能超過五人。真是煞費心機，目的就是要大家保持社交距離。

也許，「社交距離」這個詞，在很長一段日子，仍將不斷伴着各種媒體和人們的口中頻頻出現，成為今年的流行語了。保持社交距離，對防疫抗疫確實十分重要。不過，有人認為，受病毒感染者隔離理所當然，但要大家保持社交距離，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疏離，久之，變成了隔閡，阻礙了相互溝通。

其實，近年由於科技發達，電腦、手機功能應有盡有，不單「秀才不出門，全知天下事。」而且，臉書、微信也非常方便，不管何時何地，哪管白天黑夜，碼上幾個字，手指一按，訊息立即到達。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慢慢疏遠了，

變成以自我為中心，手機成為最愛，親友的形象在心中逐漸模糊。

相反，一場疫情天災，彷彿給人們敲響了警鐘，重新面對生活，審視自己。尤其是看着熟悉或不認識的人一個個突然不幸倒下離去，心中感情的弦被繃得緊緊的。這時候，你會感到生命的脆弱，親情的無價和友誼的可貴。你會珍惜眼下，擔心親友的安危，期望見面、聚會，促膝談心。雖然由於保持社交距離，甚至隔離，身影遠了，但心靈更近。

有位朋友，母親住在老人大廈，以前他每逢周日都會開一小時的車去探望。他太太因家務，很少一同前往，除非年節。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，老人大廈雖然不像長期護理中心，是重災區，仍嚴格管制探訪，一度更拒絕親屬進入。這令朋友焦慮不安，太太也心急如焚。每當先生與家婆通電話，她都要湊上去講幾句，問冷暖，聊飲食。還說，以後要經常去探望。老人家十分高興。她對兒子說：「現在不能見面，家嫂反而更親了。」

不管天陰天晴，不論身處何地，我們都要把親情、友情和對社會的關愛牢牢記在心裏。

### 我認識的新界女人

疫情停擺了許多活動，公共設施重開後，晨練的朋友們又紛紛來到公園。

當年首次加入她們時，我腦子裏浮出一些對中國傳統女人的描寫。我學着她們留短髮，脫下時裝穿上休閒裝，聽她們講煲湯，看她們買乾貨時心平氣和地與老闆討價還價，吃她們自製的零食和旅行歸來的手信，一起在社區的春茗晚宴上站在國旗下唱國歌。

說起來挺好玩的，當初我說向她們學習粵語，可她們卻另有所想：「你說普通話好了。」「你的發音標準。」「你的聲音好聽。」「讓我們練練聽力吧。」不吝讚美，旨在向我學普通話。從那以後就像是約定俗成，我說普通話，她們說粵語，偶爾她們也和我說普通話，只是多半會附上一句「我的普通話很普通」。自嘲，又掩不住欣喜，欣喜自己敢於開口，熱情真是何其高。

這些朋友中，有的住村屋，有的住豪宅，有的住公屋或者居屋。我羨慕那些住村屋的，隔三差五就有人提來瓜果給我們品嘗。龍眼、荔枝、黃皮，果實長相不一定悅目，大小也不均，卻是自家栽種的。黃皮是閩南特色水果，比龍眼約小，皮肉一起吃，是我的最愛。互相分享，也沒有欠下人情之憂。聽住村屋的姐妹說，從前她們在房前屋後種瓜種豆，不知從何時起，改栽果樹和花草了。

她們教給我當地習俗，單單說煲湯，怎樣在春天祛濕，夏季解暑，秋天潤肺，冬天滋補，理論就是一大堆。華南地區天氣濕潤，合理飲食是一個很大的學問。那次阿萍當外婆了，



柳絮紛飛  
小冰

她請大家到家裏吃雞酒，席間阿歡問我：「我們坐月子要吃雞酒，吃紅糖薑醋煲豬腳，活血化痰，補氣補血。你們呢？」「成都人給產婦燉土雞，煮醪糟蛋。」阿歡聽了沒有表情，好一會兒才說：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應該都有道理。」我明白她在心裏嘀咕，吃醪糟多生濕啊，在這裏不行。

阿秋祖籍溫州，後來定居香港，先生是新界的原住民，他們村子裏幾百戶人家都姓彭，已婚女人都是彭太太。她有兩個兒子，根據香港的丁屋法規，每個男孩可分一塊地，可修一棟佔地七百平方呎、三層樓的村屋。三三得九，九個七百平方呎，另加祖屋，這在香港是不得了的。阿秋每年春節都回溫州拜年，我問她回去是否還習慣，她說當然，娘家現在有些條件比香港還好，只是住幾天就想回來，畢竟老公孩子在這邊。回娘家拜年，她還保留着老家的習俗。

大家一絲不苟地行事，待人接物大大方方，自信而不自以為是；不是人人都長得國色天香，不是個個都人中龍鳳，但求性情好，打扮得體，自持自重，有女人味。修來的美是恆久美，這才是傳統的中國女人。

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維繫至今，年份要用N次方來計算。社會發展日新月異，科技推陳出新，真希望後生們把這種傳統傳承下去，傳百分之七八十也好，百分之五六十也不錯。

「等疫情過了我們去深圳購物。」那天阿萍提議，她是圈內的深圳購物迷之一，就像深圳的那些香港購物迷。「等疫情過了……」這是最近的流行語。



客居人語  
姚船

湛藍的天空。幾朵閃光的白雲，優哉游哉輕輕飄動。明媚的陽光，慷慨地灑滿大地。多麼爽人的天氣！

公園首日解封，又適逢周末，誰不想立刻去那裏走一走？看一看花木，聞一聞大自然氣息；在草地坐一坐，摘一朵蒲公英的黃花放在手裏；或者，乾脆躺下去，仰望遼闊的天際，讓禁錮的心靈放飛。難怪這一天，多倫多的公園從靜寂中突然熱鬧起來。

公園是城市的氧吧。愜意地呼吸，令身心完全放鬆。也許要追求以往的感受，人們似乎忘記了仍要遵守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，肆意忘我。據官方估計，市區有一個公園（Trinity Bellwoods Park），一下子湧進了約一萬人。

人們三五成群，席地而坐。放眼望去，人頭湧湧，歡聲笑語一片，恍似露天演唱會，只是沒有強勁的音樂。巡邏的警察到場，看到這個久違的場面，焦急萬分，但也理解，「手下留情」，沒有按違反防疫令開出罰款單，只勸喻大

### 食肆掙扎求存之道



HK人與事  
朱昌文

去年至今，「黑暴」打擊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整個香港飲食業陷於嚴冬狀態，大小經營者都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，已有數百家酒樓食肆支持不住倒閉了。

政府早前成立三百億元「防疫抗疫基金」，當中約三十七億元用以資助飲食業界，希望能拖慢業界的結業潮。

然而，疫情何時結束，「黑暴」會否再現，無人敢寫包單，因此，酒樓食肆經營者無不想方設法掙扎求存，希望能渡過眼前這個大危機，走出生天。為了生意延續下去，商家們都絞盡腦汁各師各法，但萬變不離其宗，開源節流是不二法門。惟開源難，節流較易，於是，商家便首先解僱部分員工或放無薪假，縮少開支，令無數員工被打破碗碗或收入減少，生活陷於困難境地。

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，去年九月至十一月，飲食業失業率達百分之六點二，創八年來最高水平，約十二萬五千人無工開。今年頭幾個月受疫情影響，令失業員工數目更大幅上升。聽我的朋友、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說，他從事餐飲業四十多年，從未見過情況如此惡劣，比十七年前沙士襲港時更差。

日前，我打算約朋友到北角一家光顧慣了的大酒樓吃晚飯，打電話給這酒樓一位相熟的樓面經理，想請他預留一張桌子，不料，電話那邊傳來呵呵連聲，接着說，他已被暫時辭退，有無機會復職，他不敢肯定，為了支撐家庭，他咬緊牙關，找到兩份臨時工，一份白天在一家公司幹雜務，黃昏下班後去送外賣。他不說，我也想像得到，他捱得十分辛苦。幸好他意志堅強，說起目前的境況，顯得並



香港的飲食文化豐富多彩  
資料圖片

不氣餒，稱這是平常事，算是對他的一種磨練。

說起這家大酒樓，雖是集團經營，情況也很差劣。去年「黑暴」打擊已令它的生意受到重創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當局實施「限聚令」，所有社團的活動幾乎完全停頓，令這家以社團喜慶宴會為主打業務的酒樓，生意更是一落千丈，被迫暫時關門停業兩個多月。為了留住顧客，早前寧願虧本也重開營業。今天像這樣「蝕住做」的酒樓相信為數甚多，連「薄利多銷」的慣常營業策略也難以奏效。

商家做生意，收入抵不上成本，開門一日虧本一日，這是無可奈何的痛苦事。不過，對於消費者來說，全港酒樓食肆普遍「賣大包」，可以「享受」價廉物美的好處。上周末中午，我與親友到觀塘一家酒樓茶敘，憑以往經驗，周六周日及公眾假期是沒有價格優惠的，但那天看餐單和公眾的電視屏幕，都標明周六周日和公眾假期午市點心照價五折優惠，與周一至周五一樣，這在以前是少見的。

同在觀塘區，我的妻子與友人曾光顧一家日式火鍋自助餐館，十分「

抵食」，如進食一小時，每位價錢連小費僅七十五元，供應的食物相當豐富，包括有長腳蟹、凍蝦、青口、肉食、點心、壽司等；如進食一小時半，每位價錢連小費僅一百元多一點，後者提供火鍋，讓顧客可涮牛肉、雞肉、豚肉、水產、蔬菜等，餐館地方寬敞，座位舒適，妻子及其友人光顧過之後，讚聲不迭，表示日後會再去飽口福。

另外，全港有不少酒樓食肆以往都有搞推廣活動，當前經營環境如此困難，推廣活動顯得更加重要，因此辦得更多和持續時日更長。如某飲食集團旗下酒樓搞「一蚊一隻雞」推廣活動，周一至五晚市兩人以上光顧，就可以一元價錢吃到一隻雞，這活動搞得頗有口碑。

另一家飲食集團，每年都搞一個「龍蝦節」，以特別價格優惠顧客，今年也不例外，我和家人光顧了，每斤波士頓龍蝦原價二百零八元，優惠價只售八十八元，到街市也買不到如此便宜的龍蝦，所以我們每人叫了一隻重一斤多的，用上湯焗，淮山麵墊底，色香味俱佳，各人都吃得十分暢快。

### 難忘那年父親節

那一年，我在外地上大學。六月的一天，我接到祖父去世的消息，趕緊向學校請假回家奔喪。辦完祖父的喪事，四十多歲的父親一下子蒼老了，兩隻眼睛有些渾濁，眼角爬滿皺紋，頭上原本只有零星幾根白髮，竟然冒出了一縷縷的白髮。那時，父親在村裏的學校當教師，他白天在學校上課，下午回到家沉浸在失去父親的悲痛中，常一個人一坐老半天，口裏喃喃自語道：「我再也沒有父親了。」

祖父不到七十歲，身體一向很硬朗，渾身彷彿有使不完的勁，因突發腦溢血沒能搶救過來，永遠地離開了我們。祖父去世很突然，彌留之際沒能和家人說上一句話，一下子就離開了身邊摯愛的親人。祖父突然離世對父親打擊很大，他怎麼也接受不了這個現實。

看到父親的情緒非常低落，我放心不下，害怕他得上抑鬱症，我特地給學校打電話又請了一周假，留在家裏多陪伴父親，想方設法幫助他從喪父的悲傷中走出來。

那天早晨，我去市場路上經過一片地攤，一位同齡女孩擺賣各式各樣的恤衫，她對我說：「今天是父親節，要不要給你父親買一份禮物？」說完，女孩手腳麻利地拿出一件白色恤衫展示給我，背面印



人生在線  
高桃芝

着一行醒目的字：父愛如山，祝您父親節快樂。

從女孩口中，我意識到今天是父親節。然而，當時在家鄉的小鎮上，很少知道這個舶來的洋節日。可想而知，女孩的生意是多麼清冷，幾乎沒有成交量。想到父親失去了他的父親，一直很悲傷，我想讓父親振作起來，就買了一件恤衫作為父親節的禮物送給他。下午，父親剛回到家，我迫不及待地捧上那件恤衫，用充滿儀式感的口吻對父親說：「爸爸，今天是父親節，祝您父親節快樂！」父親不知所措地看着我，支吾着好像有話對我說，卻又老半天擠不出一個字，母親在旁邊催促他，父親終於開口了：「女兒，你懂事了，謝謝你的禮物……」

許多年後偶然的機會，我看到了父親的一段日記：「今天是父親節，謝謝女兒送給我的禮物，這是我失去父親後最開心的一天了。我的女兒長大了，懂得安慰我了。從今以後，我要振作起來，承擔起一位父親的責任……」字裏行間，流淌着濃濃的父愛。我終於明白父親不是木訥，只是疏於表達，他一直把對子女的愛深深地埋藏在心中。

那年的父親節，我幫助父親走出了一段悲傷，令我終身難忘。

### 都市問茶



如是我見  
胡艷麗

尋茶、問茶，有些人在林間、在山野，而對於久居城市的人來說，所謂的「尋茶」，不過是在不同的商戶貨架上，去與茶偶遇。這總歸是缺少了來自山野的直觀印象，少了點茶林的自然氣息。

近日，在網絡直播間偶遇茶人小明，他把攝像機帶到茶山上，一路尋茶一路播。久圍的山林氣息，不禁讓人跟着他的鏡頭，去一探茶在林間枝頭的草木芳華。已時值年中，正是山上各種草木鳥獸生命的旺盛之時，蟲鳴鳥語啾啾之聲不絕，是為山林間的天然伴奏曲。

攝像鏡頭遊走在雲南騰沖下綺羅村的瓦崗坡，這裏海拔約一千八百米，坡上的茶樹有天然老樹，也有半人工、半天然的樹子樹孫。一棵逾百年的老樹，三生的樹身頗引人注目，一根主幹粗壯，兩側伴生樹則顯纖細，卻讓人忍不住要為之配上一段浪漫的生命傳奇故事。老

樹蔥鬱，以百歲高齡仍在結茶果、育茶葉。高高的樹冠似在俯看着腳下的子孫。年復一年，老樹徑自參天，而腳下的子孫卻在人工的修剪下，含蓄地長成千篇一律的模樣，批量奉獻着鮮美的葉子。想必，這些台地的小茶樹，難有機遇再生子幹，形成一根同生的伴生樹吧？那樣「三生樹」的風景，只能自然形成，人工可造風景，卻難成奇崛。

問茶，自要問葉之原味。主播在大樹上摘下一片淺嫩的葉子、蜷曲的芽尖讓人愛憐，咀嚼、品味，大自然的味卻難以用一兩個簡單的詞概況，清香、不澀、味道不錯，主播能說出的只有這些。待到主播想要摘下第二片葉子時，葉背上幾隻忙碌的小螞蟻，讓他縮回了手。生命與生命相依，葉下輕風吹動，小生命忙於勞碌，怎不又是一番生命風景。一樹一世界、一葉一菩提，大自然中有着完美的詮釋。

山上老樹，並非僅此一樹。在拜訪另一老樹之時，一絕妙之物，在樹頭恍惚跳動。主播小明先聞其聲，再想觀其形，已是遲了，那靈物已然跳躍到另一棵樹上。最是怕蛇的主播，已有些心神不寧，拔腿逃跑之際，怎有心再尋芳蹤？坐在家中一覽茶林的我，感覺眼前一黑，主播掉線了。再到主播上線之時，他已經逃出了百米開外。

那究竟為何物，成了直播間眾茶友熱議的焦點。主播再回憶，感覺是比松鼠大，毛茸茸的小動物，為猴的可能性偏大。可惜，芳蹤難覓了。不是他打擾了茶客的興致，而是主播帶着我們闖進了牠的家園，打擾了牠的清修。

山中的小精靈，願你在林間歲月安好。老樹天生地養，迎風霜遇雷電，生命久經考驗，並不是每一棵小樹苗都有機會長成老樹、古樹。正因如此，古樹茶、老樹茶產量自然

稀少，滿足不了三千茶客的品飲需求，於是台地茶有了惠及大眾、惠及平民的空間，農茶也有了改良樹種、精心培育的動力。一年一歲，茶樹吐芬芳，但每年茶葉的口味卻又不盡相同，這和每年的雨水多少、溫度高低皆有關係，這也正是茶之魅力所在。

自古百姓的生活就在糙與雅、勞碌與休閒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，而茶無疑是充當了此中最好的媒介。一路尋茶、一路問茶，直播的最後一站自是茶園主人的林間茶室，山清秀、水清幽，茶香浮動，一杯農家茶，安撫主播受驚的心，也讓我們這些似近在咫尺，實則隔着萬里路的茶客，禁不住端起自己的品茗杯，慢飲杯中世界盡底清泉。

柔影參差味輕淺，一山一林一味茶。這樣坐在家中遍覽山林、尋茶問茶的美妙午後，怎又不是我們嚮往的生活？